

書名 新刻金瓶梅奇書八卷 嘉慶二十一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1
 編號 D8650100

卷一

新刻金瓶梅奇書前部卷一

西門慶結十弟兄

武二郎合遇親哥嫂

親

武倫寶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和年間山東七平府清河縣中有一個風流子弟生的狀貌
 魁梧雄壯，眉宇軒昂，堂堂一表，足足有幾百斤家鄉，年二十六七，舉人舊姓西門，名慶，他父親西門達
 原是小房裏賣藥材，就在清河縣前頭一個藥舖，現任衙門前五間，到七進的房
 子裏，又使婢媵成羣，雖不是十分大財主，清河縣中也算第一等富戶人家
 只為西門達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個兒子，却又珍愛，任他所為，所以他也不好請
 書，因這西門達因浪蕩，眠花宿柳，弄了些好拳棒，惹草招風，飲酒賭博，沒所不會，自他父
 母遺下家私，朋友也都是些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個最相好，就是德伯
 翟管家，他是個納納的官員，外頭次子，後來窮了，寄在院中，那嫖兒食因此人
 都道是德伯的朋友，他子弟，第二個是謝希大，字是子純，乃清河衛千戶，應襲子孫，自幼父母雙
 亡，把前程丟了，亦是帮閑，勤塊會一手好琵琶，就是他兩個，与西門慶合
 有幾個，都是些破落戶，沒名沒顯的一個，是祝實念，字是真誠，一個叫
 是伯修，字是孫慕，一个是吳典，他本與明叩生因事革職，寄在
 債，還有雲泰將的兄弟，六礼，字是非法，一个叫就常，字是空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0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新刻金瓶梅奇書八卷 嘉慶二十一年 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七十七回	雪訪水賊	七十八回	再戰忠賞
七十九回	喪命生鼎	第八十回	大生盜財
八十一回	拐財欺主	八十二回	得双冷面
八十三回	舍恨寄柬	八十四回	碧霞雪洞
八十五回	知情惜淚	八十六回	愛打解渴
八十七回	忘禍祭兄	八十八回	感雨理尸
八十九回	寡婦夫人	第九十回	盜拐要辱
九十一回	愛嫁怒打	九十二回	波昌大鬧
九十三回	父悔恣瀆	九十四回	酒樓唱家
九十五回	竊弄貪心	九十六回	遊回當面
九十七回	假續真諾	九十八回	旧識情通
九十九回	醉罵劫听	第一百回	路遇幻化

新刻金瓶梅詞話前部卷一

第一回

西門慶結十弟兄

武二郎令過親哥嫂

叙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和年間山東七平府清河縣中有一風流子弟生的狀貌

魁梧性情闊灑有幾家鄉年二十六七舉人舊姓西門名慶他父親西門達

原走小廝販賣藥材就在清河縣前街一個藥舖現任官門前五間到表七進的房

子家中呼喚使婢媵馬成群雖不是十分大財主清河縣中也算第一富戶人家

只為西門達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個兒子却又珍愛任他所為所以他也不好請

書終日遊園浪蕩眠花宿柳享了些好奉捧惹草招風飲酒賭博沒所不會自他父

母亡后結交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個最相好的是應伯

獨字是光祿原是剛細舖的店員他的次子後來窮了帶在院中幫嫖賭食因此人

都叫他應花子第二個是謝希大是子純乃清河衛千戶應襲子孫自幼父母双

亡遊手好閑把前程丟了亦是帮閑勸兜會一手好琵琶就是他兩個與西門慶合

的取其餘還有几个都是些破落戶復各沒器的一個是祝實念字是真誠一個叫

做孫天化字是伯修字為真真真一個是吳典恩他是本縣明印生因事革退帶在

桌前與官吏保債還有雲泰將的兄弟云礼字是非去一个叫就常時節字是空

金瓶梅詞

卷一

初一个叫卜志道一个因白晝光字是光湯這十個人見西門慶有不又苦胡亂使
用所以齊來撮哄他耍不飲酒嫖賭齊行誦諷的這等一个人家生了這樣一个不
肖的兒子又搭上這些有損无益的朋友任你怎的富貴也要窮的却是西門慶有
个緣故他生來秉性剛強處事多智又放官吏積蓄是朝中高楊輩蔡州太守臣他
也有門路与他相与所以常在身礼与人說些官事因此滿街人都懼怕他因他排
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門大官人這西門慶先頭妻子陳氏早亡身边止生得女一个
个叫做西門大姐就許与東京八十万禁軍楊提督的妻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為
室尚未過門只為亡了妻妾没人收理完務又娶了本縣吳千戶之女為繼室這吳
兵年三十五六是六月十五生小各姓救月外却說這月外秉性資良夫主面前自
依百隨身中也有三四个了环姐女都是西門慶收用过的又常与拘捕內李矮兒
打熟也娶在家中做弟二房外子南街又古有窠子卓二如名卓老兒包了些時
也娶在家中做了弟三房只為卓二姐時常多病却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奴女
一日四門慶在家闲坐过月外說今日是九月廿五了西月初三却是我兄弟們的
會期到那日不少的整兩席酒叫兩個唱的姐兒在咱家与他们好生頑耍一日你
与我叫壁上七月外道你別說這起人那一个是有良心的每日求引的遊魂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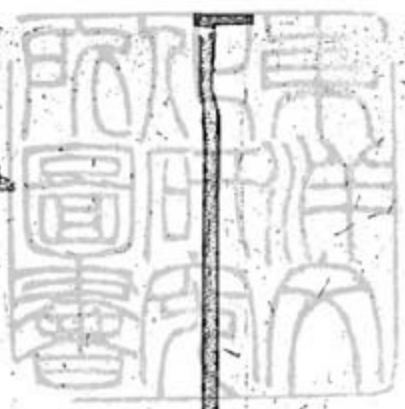
屍我留你搯上這起人几時曾自家哩如今卓二姐且恁不好我劝你把那酒也
少吃了西門慶道你的話倒也中听就是你說這些兄弟們恁這好人我那二哥
心又好又知趣使用他沒有一件不依順我的做事又十二分妥當就是那謝子純
也是个伶俐能事的好人咱如今只是恁來會去終不有个切實咱不知到了初三
日都結拜了兄弟日後我也有了依靠了月外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日後人都依
靠你了你要嚴靠自人提提個兒上戲合還少一口氣哩西門慶失道人要長靠
得咱有却不夏妙為何咱要靠人且等三二前來与他問久王說自話只見一个不
斯生得膚膚目秀伶俐與西門慶同原原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名叫賤家走到回前來說
二叔和謝大叔請个說話与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上就來了一回走到所上只見
伯爵頭上戴一頂新整的玄羅帽身上穿一件旧日的天青縐紗褂子脚下絲鞋淨
被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謝希大見西門慶前來一齊作揖西門慶讓坐下吃
茶說道這几日我不耐煩出內你們也通不來走七伯爵道奇怪的是連俺也不知
忙的什么自竟這兩隻脚還趕不上一法嘴哩俺這而日在院中瞧的一个孩之就
是前家二嫂的姪女桂卿的妹子此做桂姐几村不見他就這落落的這樣標致他媽
向我說一麥子方給尋个奸子弟梳笼他只怕將來還是罰的傷鬼哩謝希大接道

他委矣生得十分好看西門慶道等咱閑了去賺上但不知你們在臨家頃凡日還
在那里去來伯爵道前日卜志道兄弟死了在他家幫了凡日忙他外子由三叫我
拜上哥多承哥的酒禮奠禮因他沒有寬地地方晚夕又後甚好酒席留坐甚是不
安西門慶道便是他在時曾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正要拿甚答謝他不想他病
不多時却已做了故人希大便嘆道會中十人却又少他一個了因向伯爵道西月
初三日又是會期又少不得煩大官人破費兄弟們頭要一日西門慶道正是方才
正對房下說咱兄弟這會期不過是吃酒頑耍倒不如尋個寺院寫個疏頭結拜了
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豈不有矣那日咱少不得破此良子買辦三牲不是我利派
你們各人西些也見情分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爹兒燒香當不得若十念佛各自
要原自己的心只是俺東人們老風尾靴坐瘡有膿也不多西門慶道屋狗才誰
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造結拜須得十個方好如今卜志道兄弟去了那叫誰
補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這隔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盜淫兒手札肯使一股流不
當在院中走動後隣就是他家去我扯說得未咱不知邀他同去成伯爵道手道敢
就是在院中包有吳良兒的花子虛了哥快叫那個大官兒邀他去與他往來了咱
日後敢又有一個酒鐘光西門慶道你敢害饑勞瘁哩大家去了一回還身就交



來把請花子虛入公的請偏付了一對因又說陳林二谷尚不在家就對他二妙在
巽玳安應諾去了自家道到那日還是任雷造里不易出戶兒里各六道咱這里不
過只兩個寺院曾家便是承福寺造家便易至皇山西門慶道這結拜的西不是值
家管的到不如玉皇廟吳道官又與我相熟他那里又寬隊又幽靜伯爵道哥說的
是或者承福寺和尚與不家嫂子相好故安厚與他去與看大天管道看花子一性
正事說上就放出屁來了正說共同玳安扭回來了回執道他二谷不在家值對他
二妙說二妙甚是歡喜說道既是西門多掃管了二谷做兄弟那有不來的爹拜
上爹等他說來我與他說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西門慶對他兩個笑魚好個恰
休標紙外子說畢又吃了杯茶二人起身說道咱去通知眾兄弟叫他分色珠哥先
利貝定哀說聲罷及至應伯爵走了几步轉回來道那日可要叫咱的西門慶道祇
得叫咱的到有極些從此大家敢了到了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早起兩在月外房私
坐的只見一個小小廚拿在拜匣進來盪了頭起來道這花二谷多拜上西門谷楷
候小的余日先送了上公的分資良一兩到明日瓜菊還該多少再補過來西門自
道不情再往道就多了到後日叫你合早起同中春上廂去罷小廚省庭了帥待補
身搬過日外院任叫大了頭玉簾那了兩件蒸酥菓子與他吃因說道你到家說西
門慶道

門外拜上休不外遲几日還要請你如過來走十哩那小厮應在碼頭去了少
只見應伯爵家湯那夾石拜匪進來磕了頭說容容糾了兩分八封叫小的
來西門慶取出也不掛百貲即交与月外討了不室去了方起身到了岸二死那
坐下只見王爺走奉月外討參話語哩西門慶隨即交到上房見月外離拍些紙
兒笑道仰者止有不二的是二下二分八成良子下來也有二分的五分的都是
黃色紅色倒像金子一條与其我差名不如送回他的去罢西門慶道你也耐
咱多的也包補那在乎此說有一直往口去了到了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良
叫家人來央買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金奉酒和香爐紙燭鳴魚供獻之類交
良五不叫大家來未保和却安未與三個送到王皇廟對吳師付說俺分明日結
兄弟芳師付做紙牒拜候就在此聖散偏哩只見我友去了一会回說已迷去
而付知道了須臾到了初三日早西門慶初洗畢同玳瑁來你去清莊一交到此
石早既好回上車去再着拉二叔催七取人偏候花子虛到了下一時那廣伯傳
頃和射着八珠天化祝災念吳煥恩愛了寺常鳴節自資光都來了一齊慶園作
一指伯官道這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寺吃了早飯請便叫拿茶米一面叫寄
木百知早眩已畢西門慶換了光鮮衣帽一馬遲往王皇廟去不到移里早七望



折坐廂門召是雄賊進入第一重屋後房又一重倒內中是吳道官胡道味德
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香松翠竹上面三間友房却是吳道官做功地的所在
日艷鼓甚是齊正上面相的是大金剛玉皇上帝兩邊時時有僧官則道便是
趙錫黃四大元帥當下吳道官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來獻茶已畢兩人四
去觀看白容光煖自常叫節手兒一到時元帥面前見他威風凜凜上相貌堂堂
面有三隻眼便叫常峙節道哥如今世界當睜一眼閉一眼之經好幾出隻眼睛
人破綻哩應伯爵走過來道吳道官他多不服着你却不知必有人安了常峙節
指着溫元帥道這個通身臉的古怪酸怕星若北的祖宗伊爵笑自猛叫道吳伯
我有一不关話說与你所当初有一道家死去見了白王上上判官查他果係
士且死罪重因赦他還神及得將來暗上上自一個藥房的博士他回道師付怎
得轉來道喜愧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球拜掉士犯了見回王時也再道士自王
見他兩隻去伯是蓋的向是何故據土打首直牛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撓起來
人六共既又換過右首下邊供自黃將籠威風个七上首交是个器固的教元帥
這四自个太者虎白葵光道這老老道在身邊就不怕被他吃了么伯爵道這老
是他一个親隨的伴當兒倘希六伸首舌頭道似這伴當隨我一刻也成不的伯

关自旧西门慶絕子純只一个要吃他的伴当不容不得似俺这七八个要吃你
不赫杀你了一盍正大关时果道豈接道俺清河縣好不愛这老虎的喝哩
的人被他吃了許多就是猫方也害死了十來人日前一个小徒到滄州橫海郡
大官人那礼化一个租住了許多就過过来俺這清河州路上有一條界河
出一个小吊睛白虎的老虎常上吃人客商過往必得成群而走如今西礼現出五
兩當不要拿他這些獵戶不知挨了多少板子哩白晝光跳起来道咱今日結業
明日就去合哩也得此良干使西礼慶道你性命不值个么白晝光去道石了民
要性命怎的取人老关伯箇因又想了个共信道一人被虎咽去他果要杀了
虎這人在房礼叫道我兒你饒了他罢你砍坏了虎皮一盍哈上大关野道官走
说姓杜完恰官人們燒紙至醮頭馬了只是那位居長居次好排列舊書包草不
人考说自一是日門大官人居長西礼慶道裝要草草还是这二哥居長伯箇伸
舌道道个可括罪夫小人了替是序幽还有大似我的哩自是我不知大官人有
有勢再者我原是这二師如何使得及叫成位大居似有兩人一个叫做應二哥
个叫做应大可我还是这二哥居長上大哥呢西礼慶道你这牆房腹子的偏
了多田还说困又再三此不反中人區制不过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么伯箇

三哥新大把有的花子虛做了四哥其餘挨扒排列吳道官馬完疏紙子是点起
替拙中人依次排跪吳道官讀過疏文兩人叩拜至皇上帝及中神已畢又正神前
彼此交拜了八拜然後送神焚化不紙收不福礼去不一時吳道官早叫人把猪羊
卸開鷄魚菓品整理俾当俱是大碗大盤的兩車西礼慶道席其餘依次而排吳
道官側席相陪还有一班人吹弹歌舞的俗飲取執扇的不必細说止效暢時只見
我发来时西礼慶耳边说外说三外今日充昏哩清些早些家去西礼慶道即立起
来道不是我逃席先走委是我三小妾十分病重花子靈道治两个一路一齊去罢
但道两个財主都去了丟下俺们怎的西礼慶道他家无人俺两个同走了
待他外子疑心正说省只見一个小厮走来向子虛道馬在这礼外清谷家去哩于
是二人向吳道官致謝打撻与中人牽手而去單的下这几个吃倒太山不謝过的
流連扇飲不題却说西礼慶到家与花子虛別了進來回吳月外草二姐怎的宛昏
月外道我恐怕你搭了这些人又纏到那去了故叫玳安恁的說只是這病人日日
竟重你在家看守些些西礼慶听了往那边走連日在家守有不提却说光陰過隙
又早是十月初十頭了一日这西礼慶正使小所請大医方走到所上应伯箇关喜
走進來二人作了揖坐下伯箇道娘子病休如何西礼慶道多分有些唯保了因



何你伯前日多咱昨候才散伯爵道吳道官再三苦由散財也有二更天氣醃醉的
 了不得西门慶因问你今日吃饭不曾但爵不好说不曾吃只说尚你猜西门庆道
 你取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却猜不着西门庆天道怪狗才没吃便说没吃有这此
 張致一面叫小厮着飯来伯爵道咱也吃了咱听了件稀罕事来与爵说前日吳
 道官所说的那隻大屯波一人一輛車打死了西门庆道咱不信伯爵于是手舞足
 蹈細說道这人姓武各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难在某大官人庄上怎的害起病
 不又要尋他哥七近是明阿怎的遇着这虎被他一頓索脚打死一五一十说了就
 依他親見一般又像是他打死的一般西门慶捋頭道等咱吐飯去若七伯爵道只
 怕晚了不如咱往大街上酒樓上去罢西门慶須臾换了衣服与伯爵拉着手兒同
 去丁路上撞着謝希大池关道也是求着打虎的成大街上挨挤不开了于是回到
 大街一人大酒樓上坐下不一时只听得鑼鼓响响東人唯看只見七縷鎗的响
 戶摆弄过来後面便是打死的那隻老虎好像个縮布袋一般四个人还抬不動哩
 未後一疋大白馬上頭坐的就是那打虎的壯士在門慶道了咬指頭道这人考
 獨身體大的氣功如何能打死了那隻虎三人飲酒評論不題車表也来的这个批
 士原就是神伯爵听说的明谷吳武二郎只為要尋他哥七味意打死了

六知異迎請進來此時且備知吳升掌武松下馬連雲抬出大馬在所前知異暗相心不
 道不怎的忘打得这个猛虎便叫武松上房泰兒罪將打虎的屠所兒一遍兩道官
 吏都嚇呆了知異因賜了三杯酒將中土戶出納的賞不五十兩賜与他七直道小
 人托賴相公福力曉得封死这虎非小人之能且是儼戶因这个虎要作多弄詩何
 不就分賞給他的也显出公思典知異道既如此任止土处分武松就把这赏良分
 給重犒戶去了知異見他仁德思喜交是條好汗有心指李他便道我今日要來你
 就在我吳礼做个巡捕的都頭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抬舉小人終身受
 賜知吳道即叫押司立了文案便來他做了巡捕都頭東里長都來慶慶連七吃了
 數日酒傳得東平一帶皆知武松之名一日歐松在街上闲行只見苦後一人唾道
 兄弟你今做了巡捕都頭不若顧我武松回頭一看却是武大这武大自從兄弟
 分別處道飢饉搬移在清河吳紫石街賃房居住因他身子矮小皮膚粗糙渾名叫
 做三寸丁谷獨皮他无甚生意終日賣炊餅度日不幸拙酒家死了洛下一女年方
 十二名喚迎兒後又折了本不稼在大街坊張大戶家痛街居住張宅家人見他般
 勤都喜歡他即硬他依日賣些炊餅且在六戶面前与他說些方便因而連房不也
 不要了却說張大戶有万貫家財年过六十並無一男半女媽七余氏丰家收虧房

中並死清秀使女大戶時常拍胸嘆氣媽七道既然如此我吐婦人替你買了兩個
 便女一個叫潘金蓮一個叫白五蓮七七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
 這潘金蓮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具排行六姐因他姿色既好又纏得一双不脚所以
 就名金蓮他交素死了他外度日不迭從九蒸膏在王招宣府禮習空彈唱又教他
 讀書寫字他本性伶俐不過十二三就会搽胭脂粉點眉睇絲女工針措知書知字
 疏一个綈髻兒穿一件扣身衫子做張故致不模弄到十五步于拾宣死了潘媽
 媽又將良二十兩現膏年張大戶家和玉蓮同時進門金蓮李琵琶五連李爭後來
 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裝出落的腰珠掛花眉消新月張大戶
 每要救他只得王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生家婆在隣家赴席遂暗把金蓮喚至
 房中取用了大戶從此身上塗了五牛痲症第一腹疼疼弟三眼添泪弟三耳添淚
 弟四鼻添涕弟五尿添滴後王家婆勉知其平与大戶嚷罵把金蓮苦打大戶因而
 焙些粧奩許与武大為妻因他忠厚又台白室內房子早晚便宜武大娶了金蓮
 大戶甚是合願他武大若膏炊餅出去了大戶便果大房中為金蓮私會朝來朝往
 忽一日入戶得陰疾病症死了王家婆怒合家仲日他兩口即時趕出武大遂又上
 丁柴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請方外兩間居住且依正青新臥這金蓮自嫁武大兒也一

老突人物猿猴甚是惜嫂每日打蔡武大挑担出門只見簾內嗑瓜子兒一經見
 一雙小金蓮故翻出來勾引淨浪子弟因此武大在此忍又任不牢因將婦人紅
 袖裏賣了十數兩銀子典了門前樓上下兩間共四間房屋小七院恰甚是乾淨
 武大自從搬到西街上來一日出去賣炊餅不想就撞見自己嫡親兄弟從此相
 見心中大喜遂師同到家中房裡喚出金蓮來因說道前日打死大虫的便是你這
 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婦人便向前拜道叔七万福武松施禮下
 拜婦人扶住道叔七清起折茶奴家武松道嫂七受禮兩個平盪了頭小女迎見拿
 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多嬌只把頭來低首不多時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
 婦人獨自陪看武松因想道一母所生兄弟怎成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
 人七分似鬼如今看武松這般身材相貌又能打死那大虫畢竟有于百斤氣力何
 不叫他搬來拜家住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是一面堆下笑來向道叔上如今亦
 相禮住每日吃飯進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都頭逐日答上胡亂在具前豈
 个下处每日吃兩個上兵仗侍做飯婦人道何不搬來家裡任奴家親自安排便飯
 与叔七吃也較就爭早晚便宜武松道深謝嫂七婦人又道莫不別处有婿上可清
 來厮宿武松道並未曾娶婦人道叔七青春多少武道虛度二十八步婦人道原



王叔上與奴三春叔上合審從那神來武松道從滄洲來尋哥上不想移在這裡住了
 了婦人道因你哥上感善了常被入欺負總搬在這裡來若像叔上雄壯誰敢道个
 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灑二人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
 些肉菜菓餅放在厨下走上樓來道大嫂你且下樓安排則个婦人道好不怕事叔
 叔在此却叫我段了去何不往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武大便去央了王婆來安
 排端正摆在棹上隨即盪酒上來婦人拿起酒來道叔上休怪沒甚管待請歪力酒
 武松道感謝嫂上休這般說武大只硬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上
 怎的肉草兒也不揀一節兒吃武松是个直性汉子只把做菜嫂上相待誰知這婦
 人是个使友出身慣会小意致又一片引人的心語省武松一双眼只看那武松身
 上武松被他看不过只得倒低了頭吃了一敬便要起身那婦人便道叔上須上心
 搬來家裡住亲兄弟難比别人与我们争口氣也是好处武松道既是嫂上厚意今
 晚把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裡待候哩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几点碧桃春自開

第二回 宿潘娘簾下留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話說武松当日來到县前客店收拾行李交上兵挑了引到哥家婦人一見如拾得
 金盃一般旋收拾一間房与武松歇宿次日婦人早起与武松燒湯爭面打究他一

但裡去占卯婦人道占过卯早些來家吃早飯武松應答去了到县裡占卯已畢來
 到家來婦人又早安排下飯三口兒吃了婦人双手捧一杯茶遞与武松上上自己
 寢食不安因說道閑日搥不土兵來便喚婦人叫道叔上怎生這般封殺自己骨肉
 又不是服事别人就是這少了頭迎兒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搥个土兵
 上綑下不得乾淨武松道如此主受嫂上住了几日武松取些良子出來与武大
 買餅飯菜菓請兩邊鄰舍上上却得分資來与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又几
 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緞子与嫂上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嫂上如何使得
 既然賜与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撈了箇个万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婦人煎茶
 做飯次天喜地武松到竟过意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勾他武松提不改返
 硬心的直汗过了月餘到了十一月天氣連自朔風緊凍四十彤雲密布粉上提上
 早飛下一天瑞雪來了下到一更時分凍成良樹世界玉碾乾卯次曰我松裡土
 占卯直到日中未归武大被婦人早叫出門做費賣與及間里王婆買些酒肉去武
 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因為道我今日怕寒擦他一番不伯他不動情因而独自
 在簾下远上望見武松眸雪如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的笑道叔上幾次武松道感謝
 嫂上掛心說也便把毡笠兒脫下婦人將手来接武松道不勞嫂上白已把雪拭了

掛在壁上入到房內婦人道奴等了一早晨叔七急不归来吃飯武松道早向一个相識請我吃過飯了婦人道既恁的清叔七向火武松便脫了油鞋損上雞襪自向火邊坐的却婦人且合迎兇把前眉內開了搬些熟菜踈擺在棹上婦人道你哥在外未回我和叔七自吃三林武松道等哥七來吃罷婦人道那等的住說自迎元早燒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七費心婦人也近火坐二盞盞酒擎在手裡看自武松道秋上滿飲此杯武松接去一餽而足婦人又篩一打色叔七清飲成對的杯武松道个請接來又一飲而足武松又篩一杯遞與婦人七上接來吃了却再飲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密將酥胸露出雲環半肺腑上堆下笑來道听流叔叔在吳前養着个唱的武松道我武二豈這半人婦人道只怕叔七口不閉心武松道只向哥上便知婦人道呷牙你休說他上若知道便不賣次飭了叔七且清杯連篩了三四杯飲過那婦人也有三杯酒潑肚烘動春心撲納不佳知把兩盞來武松也知了人九分知只把頭低了拿把火筋放火婦人折身燬了一注子酒來一隻子拿自注子一隻手便向武松扇上一種遮叔七不寒冷应武松已有五六分不迫在婦人見他不立四干就來奪火篩流叔七不会加火我与你環火武松有八九十來道婦人也不看武松却篩一休酒來自帶了一口向武松道你若有心便武松

這半盞酒武松兩手奪來消在地下拍婦人堆了一交說道武二是頂天立地大男子汗不同那賊壞人偷的猪狗嫂七休要這般不知羞耻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忍的嫂七拳頭不認的嫂七婦人被他的几句捨的面皮通紅便四迎兇收拾了家伙自往月下去了武松氣忿七自在房中到的中腰時分武大却我回家見婦人哭的眼紅上的武大道你和准鬧來答道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月來好意安排酒飯与他吃他見前后死人便來調戲我迎見草眼見武大道武兄弟從來老实休要高聲隣舍听見笑話武大便來武二房裡叫道二哥曾吃点心么武二只不做聲一面出大門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對婦人道我叫他也不应徑往里前去了婦人罵道賊餽餽那厮沒臉見你了你一定來取行李武大道這倒吃別人笑話婦人道混沌麵麵他來調戲我却不被人笑話你今与我一掃休書你和他過去罷武大被婦人教罵赤了只見武松引了个土兵來挑行李武大向道二哥做甚应便搬了去武把道哥七不要向說起來被你的幌了武大那裡再敢細向只庄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啼心道一个亲兄弟做了都頭只論恁的券活哥嫂裡却不知道反來咬嚼人搬了去正好且得冤家离眼睛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又被他干可万囑不要去見攬武松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过了十数日本县知县因武松能幹

特差他上東來寄送良雨尚未起程却先買了一瓶酒並菜蔬之類迎到武大家來
 婦人心中自思莫不是這厮又想我了遂重勻粉面再整雲環迎自拜道叔怎的
 好几日並不上门武松道武二有句话特來和哥上說婦人道既如此清上樓來三
 人同到樓上武松讓婦人首坐擺上酒井喚飲武松功飲婦人眼睜武松上上只硬
 吃酒上至數巡看武大道武二今蒙差往東京幹當多是兩三月少是一月便
 回你從今少做几扇籠炊餅晚出早归上家便下了簾子你為人懦弱倘有奸人欺
 負我回家自和他論理向迎是討一滿对杖遇与武大上上道兄弟見得是我却依
 你說吃過了一杯武松再進第一盞对婦人道嫂上是个精細人常言表壯不如裏
 壯我哥上上使嫂上做主古人云萬軍大不入那婦人听了这句话一点紅從耳邊
 起指看武松罵道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别处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不帶頭巾的
 男子汗何甚皮筋箇不牢大步錮得進來罢下簾瓦相兒一个上也要在地試松道
 只要心口相成我武松都記得嫂上的話清过此杯那婦人一手堆開酒盞直跑下
 樓水奩眉道我初嫁武大時不曾听得有小叔那里走求的便要做替家翁一面哭
 自天了武大武松吃了几杯都不樓來洒泪面別武人道兄弟上東京早些回來武
 松道哥上你便不做生意也罷兄弟自差人送盃線來在家仔細門戶臨行又可做

道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大道理會得武松醉去了次日領了知晚駝噪起來就
 東來不提只說武大自從武松去了怪上吃那秘死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見
 依兄弟的話每日只做一半炊餅晚出早归到家便下了簾子闔門而坐如人罵道
 不識時濁物日豆半天便把牢門閉了也吃隣金喚活武大道任他哄活我兄弟說
 的是好話如人裝道啞一个男子汗自不做主却听别人道遺武大摆手道說他我
 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婦人知他鬧了几場自此約莫武大且來時分先自去收簾
 子闔上大門武大心中暗喜道恁的却不好以如此过了兩月到子春光明媚時分
 金蓮打扮了單道武大出門就在簾下站立一日合波有事恰有一人從痴子前走
 过如人正拿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那婦人手蘸麥竿不牢止上打在那人豆上
 如人慌忙暗笑把眼看道那人有二十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淨眼時痛也上時矮手
 接拍酒金川扇兒被必竿打在頭上欲待怒作回臉三看却不想是个美貌佳人但
 見他黑鬘上發兒翠湧上眉兒清冷上杏子眼兒香六七櫻桃口兒直隆上目兒粉
 汾上撫兒嬌滴上良盆臉兒輕鳩花柔身兒玉武也殺手兒直拾上楊柳身兒軟和
 机編目肚兒雀星上尖笋脚兒肉嫩上胸兒白生眼兒更有一件事拙上黑
 相上不知什恁東西兒那人見了先自酥了不也把簷門里上銀入瓜窪也去沽了
 金瓶梅

這婦人情知不是梁上拜道那一時失手官人休怪那人曲腰在地還道不妨不妨
妨早被間壁王婆看見关了道是誰家大官人打的正好只見他二人彼此唔單了
一番那人燭去把這婦人回頭看了七八日人想道此是有情人了因在簾下眼
已上的看那不見那人了方維臉簾開門內房去那人正是嘲風弄月的班頭拾
翠尋香的元帥侯姓西門名慶便是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心中不樂要尋
應伯爵閑走散心不料從這簾子下過遇個這婦人因想道好個雌兒怎能勾得
手才好猛然眼起撮合此事須得間壁賣菜的王婆子于是一直折入王婆家尋理
來簾下坐了因問道乾娘你這間壁那誰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的蓋老就是
賣炊餅的那個人也都叫他三寸丁谷樹皮那個武大郎西門慶脚笑道好武塊
羶肉怎生落在狗口裡從此常上奔入茶局子水簾不對武大門面不住只望上子
下熊看到家茶飯吃因囑托王婆子道乾娘若能設計叫這雌兒會我一面我送
你十兩銀子做棺材的條本王婆道公官人且阻我自布方

第三回 來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話說西門慶與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王婆道但我挨光二字最難挨道即俗
呼爲偷清要五件事俱全一要潘安的貌二要駝背的行貨三要即通支有錢四要

青春年少敢教忽而五要閑工夫西門慶道這是我件上都有王婆道大官人
有一件不全凡挨光事情最怕怪音十分當使錢到九分九庫也難成的若大官人
替使不時便可與那雌兒會一面了西門慶道這不難王婆笑道今日晚了過半
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速求快成恩有重振王婆哈上笑道大官人却
撇了我突挽了罷這人頗清合叫金蓮雖是初死所不精他也門我做乾娘彼此
往來大官人要辭此事須買兩疋細絹十數兩好綉來老身約他波衣他皆不來此
事便休了他若肯來這光便有一分了來時歡喜替將這光便有二分午時用飯
他定要走此事便休了他替吃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日你且莫來到第五日求我
清你房裡吃茶他若起身回去此事便休了他若不動這光便有四分了我再與他
說這衣服就是這大官人送我的誇你許多好處若他不应答此事便休了他與
你說話這光便有五分了我便道一個施主出一個娘子出力家入你今做個主
人替娘子掃上手你便取出良子來與我買酒內去若是他便走難道我扯住他此
事便休了他若還不動這光便有六分了待我寫出對他說娘子與官人稍坐七他
若要此去事便休了他免坐住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了東西來他不肯不夜同
稗吃此事便休了若是日裡說去却不動身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兒得

人港你可央我去買菓子來配酒我把你兩人關在屋裡他若要跑此事便休了苦
 說我與他他不焦燥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是欠這一分何難大官人須有九白甜活
 說去你故意把筋子拂落在地只推拾筋將手把他脚兒一捏他若炒鬧我自來塔
 救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做聲此是十分光了那時切莫忘了許我的那十兩良子
 西門慶道這自然但此計凡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間自有回報你快叫人去買
 細絹綿子來西門慶隨即別了王婆買了細絹三疋清水好綿十兩叫玳安用包
 工了一直送來王婆歡喜收了當下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與那婦人商量我受
 的恩情婦人道若不嫌奴做得不中意情願替乾娘做上王婆道若得如此老身死
 也不忘于是下樓去了回票了西門慶話約定明日准來次日武大挑担出門婦人
 掛上簾子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去王婆接入房裡坐下去占了一盞胡桃
 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淨菓子取出細絹婦人量了長短裁剪完備縫將起來婆子
 荷包裝來老身活了六七包從沒見這般針指到了日中王婆安排酒飯又下了一
 則子面與他吃了及至晚來回去恰好武大纔來婦人拽門下簾子武大只見乾婆
 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道同薛乾娘與我做送終衣服安排酒飯請我肚來
 武大道你不要吃他的我們還有央及也他你明日再去候待帶些錢去買酒今日



你且他若不肯你拿生活家來做了給他更了婦人听了武大言語次日飯後王
 婆拆過未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來兒米做王婆忙慌點茶到了日中婦人拿
 出三百不來道我和乾娘買酒吃王婆道有勞娘子那有倒饒娘子之禮婦人道
 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就把生酒拿去做成送來便了王婆怕打撈月
 事遂收下又添些不買好酒食來和婦人吃了又逢一會回去了第三日早飲後王
 婆張望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問道娘子老身大胆婦人道欲正要去也兩個
 來道房裡坐下吃茶縫衣自不消說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服帶自三五
 兩良子揣着酒金川扇兒運往王婆門首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王婆誰自
 應道原來是大官人來得正好把西門慶袖子一拖上進房裡來拜那婦人道這便
 是施老身我料的官人西門慶眼眉那婦人雲鬢盪翠粉面生春却把頭低了西門
 慶連忙施禮那婦人還了萬福王婆道幸虧隣家這位娘子替做針綿且好大官人
 清過來看西門慶拿起衣服道這套好針線似神仙手段婦人低頭笑道官人
 見笑西門慶故向王婆道不敢動向這武家宅上娘子王婆哈上笑道大官人那
 日屋簾下走打得正好可曾計得婦人分外把頭低了笑道那日奴候中撞官人
 休怪西門慶連年應道小子不敢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不認得這西門大

人家有万贯钱财就是本县相公也常和他来往因向西门庆同道这大官人
 恁这几日不来各家吃茶西门庆道连口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闲来婆子道大姐
 有谁家定了西门庆道被东京杨提督的熟家陈宅定了他儿子陈敬济纔十七未
 正在孝堂不是也请乾娘说媒他那边有个交嫂儿俺这里是卖翠花的薛嫂儿
 同做保山说此这事二人说了一回婆子只破语将西门庆那妇人只低了头做
 了西门庆已自有五分光了王婆便道大官人是出不出这位娘子是出力的今日
 相烦官人与老身做个主人拿出些银子买些酒食来与娘子洗手如何西门庆
 道这个使得遂向荷包内取出一两一钱的银子来那妇人满口只说不消却不
 身王婆接了银子出门去了单丢下他两人在屋裡西门庆一瞅眼只看那妇人
 那婆娘眼裡也偷瞅西门庆旋又低下头做生活不多时王婆买的肥鹅烧鸭熟肉
 鲜鱼细巧菓子摆在桌上看那妇人道娘子且收过生活吃盃酒呢妇人道你陪官
 人吃奴却不王婆道尊与娘子洗手如何辞得说在三人坐下西门庆一面和王
 婆说活一面看王婆让菜这酒至三巡西门庆道小人不敬动问娘子青春多少如
 人氏道妾道二十岁豈西门庆道到与钱肉同是庚辰的是八月十五日子时妇

人也料天此地折来奴家王婆道如不精细娘子西门庆道正是小人命薄如天
 道休怪我说大官人先顾娘子并如今娘子也受这位娘子手段这模样人才西门
 庆道房下们也受这位娘子风流就是句榭中事婚儿娶在家裡他若曾自家自扶
 正了他且如卓二姐娶来做了第三房身求得了个细病却又没了王婆道那紫若
 有似这娘子中官人意的来宅上说不妨事法西门庆道我的爹娘都没了我自主
 张谁敢说不字一对一句说省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没了休怪老身差须再
 提一热来维好西门庆又拿出二四两教娘子王婆接了出门咳那粉头酒後烘動
 春心两个人都有意了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欢 鬧茶坊郎哥欠債

话说王婆拿良子出门便向妇人满面笑道娘子与大官人又不是别人相暗吃一
 盞兒怕忌的果東街有好酒老身去買一瓶但有好大一時耽閣妇人听了口裡只
 说酒多不用了却不动身王婆一面把门拽近用繩索因他二人在屋裡这妇人却
 把椅兒扯開一边坐首只偷眼咳嗽着西门庆坐在对面也直死眼兒着他便又向道
 却纔忘了娘子尊姓妇人低頭笑道姓武西门庆故又向道姓者妇人轉了頭低着
 云并海月

笑道你耳聾么西門慶笑道不忌了是姓武阿只是他清河此姓甚少惟有果前一
 个賣炊餅的姓武可是娘子同族么如人紅自臉低志微笑道那是奴的丈夫西門
 慶假意亭了半晌道屈如人笑省眼他一眼低声道你有甚冤屈西門慶道我替娘
 子叫屈西門慶不住的口將娘子如人一面低首頭弄裙兒又一回咬自衫袖口兒
 格上敷上响眼裡不住的瞅着西門慶只推害熱脫下一件綫紗裙子來道炊娘子
 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如人只硬咬首袖兒別轉首低頭嘆道自手又不折忿的支
 使人西門慶嘆自自已伸手隔褲子搭在炕床上却故意把桌上一拂將一隻船兒
 正拂落在金蓮裙下西門慶一面替斟酒如人笑首不理他上又待讓吃菜兒却尋
 不見那一隻筋兒這金蓮低首頭把脚尖兒踢首笑道這不是你的筋兒西門慶听
 說走過金蓮身這低下才拾筋便把他綉花鞋頭一捏那如人笑將起來却說這
 等要曉我要叫起來了西門慶跪下道娘子可憐小人一面便狠他種果如人文用
 手道你這歪服纏人我要大耳刮子打你的西門慶說道打死小人也得個好處于
 是下由分說抱到床炕上脫衣偷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如人自從與張大戶勾搭那
 是一件軟如鼻涕濃如醬的東西人時得人夾看就是緣了武大試想三寸丁的物
 事能有多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桐人根不事肩強外何不喜但見交頭接吻

口水并頭鴛鴦花喜致上連理枝生美甘上同心帶結一个將朱唇緊貼一个吻

臉斜僂愛截高挑肩膊上露雨法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推一朵烏雲雲海山眠睡
 弄得于般嬌屈着雲怯雨揉揉的万和人効恰上鶯声不離耳畔津上甜唾笑吐舌

失惕柳腹肚上春潮櫻桃口微上氣喘星眼朦朧細上汗流香百頭酥胸蕩漾滑上
 露滴社丹心而繞匹匹配眷姻諧典个偷情滋味美当下二人雪雨纏綿正欲各整衣

襟只見王婆推門進來故作驚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因向如人道真娶連緊了我
 不如我先和武大說去那如人慌了紅粉臉低了頭只說于娘曉怒王婆使道從西

要依我說請看武大早叫你早來晚叫晚來不可失了大家人的意如人羞的不
 得藏首頭低声道來就是了王婆又道大家人評我的物不可失信西門慶道于娘

放心王婆又怕彼此不備便叫西門慶拔下一根金頭簪來道与如人袖內如人掬
 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手巾与西門慶三人又吃了一會酒如人從後門回家除去無

子武大恰總進門且說王婆看西門慶道你好手段所許老身娘子休要忘了西
 門慶道端的是了乾娘手段我到家就送娘子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茶坊王婆連

忙讓坐直茶西門慶便取出一封十兩銀子王婆接去歡天喜地謝了又謝因說道
 武大此時還未必出門待老身只推借瓢去看一看看遠楚楚後門見武大絕吃鐵門

武大此時還未必出門待老身只推借瓢去看一看看遠楚楚後門見武大絕吃鐵門

所見叫門聲出去向了道是王奶上借瓢如人連忙出來道有瓢乾娘請家裡坐
 王婆道老身那邊无人因向人使手势如人就向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了門
 一力攏撥武大吃飯出門從新鞋点換了一套新衣走過巷坊裡來西門慶一見如
 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盜股而坐及孟暢飲西門慶仔細端詳如人比初見
 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透出道日色雨道水鬢補回得長上的端的平比神仙
 過嫦娥西門慶誇之不足接在怀中揀起他裙兒來看見一對小金蓮穿紅緞鞋
 兒恰剛三寸心中甚喜與他一对口吃酒嚙回話如人因向西門慶貴庚答道
 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又向家中有几位娘子答道除插妻外還有三四
 个身边人只是沒一个中我意的又向几位哥兒答道只一小女說自西門慶回神
 中取酒香茶水碾餅兒用舌头遞送如人兩個抱頭嗚咽有聲那婆子只愛拿茶酌
 酒任他二人在一處取樂少頃酒醒燈動春心西門慶露兩腰間那話引如人膩手
 面弄冰來西門慶又帶省良打就樂祭成的娘子所以那話分外長大紅赤已罷茂
 面恰上屏硬好个東西人頭如人脫了衣服西門慶摸見杜口並死玩毛犹如白腹
 很鼓燈上死醉的饅頭軟軟上紅縐不可死算細果真是个于人愛万人命的一生
 以刁舌太九舌如人從此每日過來一人且進作樂如膠似漆不到半月街功墜

里甜嘴的丁唯只武大不知且鬼此時木里有个孩子死高小名叫做潘哥只靠他
 磨賣此果品西門慶時常買他的這日空了一盞雪果見正要弄我西門慶偏有
 清八政西門慶逗口勾搭上武大的老蔡苗在王婆子答云裏這小孩子听说淫
 人茶坊裡王婆正坐看線線向道大官人後乾娘這裡哩道沒名皮姓是那
 大官人那哥道乾娘只是作要我要和西門藏大官人說句話兒往裡就走那婆子
 一把揪住道小因兒人家屋裡有什麼西門大官人朝哥道要我面前說來只怕
 妖餅的哥兒宛作那婆子被一句道直道便罵道賊合娘的小猢猻來老娘屋裡
 放肆你敢高聲大耳刮子打你你去那哥道賊老咬更沒事便打我婆子一頭又
 一頭血打到街上去把蓋雪梨四分五落這小猢猻子打那婆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
 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先去尋武大去了

第五回 貫好情和哥定計 飲醋藥武大遭殃

話說那朝哥被王婆打了進去尋武大即轉了兩條街撞見武大遂將人言金蓮與
 西門慶勾搭常在王婆家功恣的去尋西門大官怎的友王婆打罵詭說一遍武大
 道這不有這待事朝哥道難道我搽你不成武大道兄弟我死不滿你我這老婆每
 日去王婆家裡做針線日來便臉紅我死妻丟下一小女兒朝打又罵不占錢吃我

也有些疑心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如何那哥道批計不好王婆老拘利害你
 不是他敵手他二人自有暗房你去拿他上擺你老婆藏了倒捉他不肯反吃西門
 慶一頓好打他又有些錢有扮告你一狀自結了你的性命我孩你一省今日去不
 要言若明目少做些炊飲我在巷口尋你若見西門慶去我先去若那者狗他必
 打我七便一頓預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內則双好俱見他便沒的說了武大道兄
 串此計甚妙這與了那哥些不又給他几个炊餅吃挑但回家当晚无活次日武大
 只做了三兩扇炊餅這婦人巴不得他快些回去好捉過主家來等候西門慶那裡
 理論他的炊餅做多少且說武大挑担走到紫石街巷口追見那哥捉首盜兇張
 望見武大來了洪道那婦人分將來也你只在左近如何候不可逃去了干是少頓
 那哥走入茶坊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爲什麼打我那婊子田性不改便喝道這小
 湖豚如何又罵我那哥道便罵你這做蛋頭的老狗肉血我鬚鬚那婆子揪住就
 打這咕子照那婆子小肚上只一頓撞將去一力頂在壁上只見武大七步而搶入
 茶坊裡來那婆子看見是武大遂大叫道武大來了那婦人所說先奔來歇住了門
 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武大上叫道你做得好事那婦人一力搥搥西門慶去打
 我大西門慶便鑽下水按洞內武大却待看被他殺西門慶早盾起脚來正陽中武大

心窩卦地墜後的了西門慶打鬧白一白走了制哥身勢頭不好也我開王婆把一
 王婆扶起武大來見他面皮臉黃口中吐而遂向鄰人救醒兩個挽自從後門歸
 家安寢他床上睡了從此五日不起那婦人每日往王婆家去和西門慶雨要並不
 在家頭愛他且囑付迎兒不惟付與武大一點湯水吃但只是西門慶惟恐怕武大
 死了那景陽間打死大虫的武都頭回家來時不与子休王怨番番說道我倒不
 慌你却坑了手脚我自有一際妙計你們若要做短夫妻等武大病好了叫他陪些
 好活武二回家都沒言語待他在差使而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若要長做
 天慶如今武大病重正好下手大人家裡取些砒霜交與大娘子買一付心疼的
 藥來將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一乾二淨侍待大孝滿日大
 官人娶到家去那武二是小叔也娶不得再嫁由身的事情這豈不是長遠夫妻麼
 西門慶道此計甚妙王婆道事了時須要重謝我的西門慶道這何消說即刻轉到
 家中取了一包砒霜迎與王婆捻成細末因教婦人下藥的方法婦人回到家看上
 武大待死遂假哭道我一時間不是吃了再門慶局騙堆想踢中你的心了我得得
 一死有好藥要買來疾你又怕你疑心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死事了一筆全
 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買採救我那婦人拿了錢徑往王婆家來叫他買了

金瓶梅

卷一

十一

藥轉到樓上叫武大看了說這藥叫你半夜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被兒些汗
門日便起來了武大道虧了大姑今夜醒睡些好調來我吃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
扶侍你看上天色黑了婦人先燒下一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者在鍋裡到了三更
時分婦人先把磁霜碗在盞內將藥煎在裡而用自湯沖了走到樓上左右扶起武
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咽了一口說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醫得病以後什
麼難吃武大再咽第二口婦人就是一麻都灌下去了隨即放倒他武大吸了一聲
道這藥吃下去到心疼起來了苦呀這婦人扯過兩床被來改頭沒臉蓋上把手茶
梁按在那武大掙扎不動喘息了一回嗚呼死了婦人揭被一看見他咬呀功肅
竅流血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嗚呼王婆上上所得從後過來上小聲問道了
末婦人道了便了上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來王婆道我帮你便了遂去首了一
梅湯運抹布撥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告上都抹了又把七竅淤血痕跡
武淨便把衣服蓋在身上兩個扛下樓來用扇由門停了收拾得乾上淨上王婆方
自轉回家去那婆娘却号上地假哭起家人來次早五更西門慶早來討信王婆
備細說了西門慶取良子與王婆敘買板材送那婦人過來和西門慶道這家武
大今日已死我只靠你做王你到後日不要負了心西門慶道我石負了心就是武

天一啟王婆道如今只有一件事受斃夫明就要人余爲此同托何九是息他八自
他看出破綻來不肯人殮西門慶道這却不力我自吩咐何九他不敢逃我音得
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吩咐不可進了西門慶出去對何九說去了

第六回

何九受賄聯天

王婆勸雨遇雨

話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芳香燭紙不在武大靈前点起一盞隨
身灯燐舍街坊都看那婦人掩粉而假哭雨街坊隣居一齊看明只得故功道
死已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外子者陪訪大氣喧熱少待雨人散去王婆去請何九
就于根恩寺倩了兩個和尚晚夕伴靈何九先檢九个小家末整頓且說西門慶到
已牌時分迎省何九問道若九何往何九道小人夫往前面驗這武大即屍苗西門
慶隨叫他到酒店內一面叫酒保鋪下菜蔬一面盪上好醋來再三叫他上坐何九
心中自想西門慶自又不曾和我吃酒其中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西門慶拿的
一封良子來說道老九休嫌輕薄過時另有酬謝何九又手道小人死出肅効力之
死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西門慶道別充甚事只是去趁武大屍首凡事周旋便了
可九道這些小事有甚緊要如何敢領大官人良兩後來推辭不用只得受了及至
別後何九省財道與二來家知我受這良子倒是个見位如何午休一面又想這

兩日正用兀而良子且落得受用于是一直走到武大門首三夜接首這人等多時
明財也來了半日了何九道有些小事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白衣服便
哭出來回九上下一看想道原來武大村這等婆娘在屋前西門慶這十兩良子硬
和了一面走向灵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傷起千秋旛起開白絹定晴壽可
那兩個火家說道怎麼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這兩日天氣炎
熱如何不走動此子是葫葫提殮了兩邊棺頭用長命燈定了王婆叫婦人拿出一吊
不來打發何九與甲火家去了那婦人當夜接酒請人第二日請兩個僧人念經
第三日五更甲火家都來扛抬棺材也商几个隣舍街坊孝相送那婦人坐一乘
轿子一路假哭如蒸家人來到化人場上一時燒化了棺材把骨灰撒了池子禮
堂傾到家中設个亡夫武大郎之灵的牌位灵前点一个琉璃灯元固掛此金趙
不冰之類原來這一切使費都是西門慶的這日西門慶打發王婆家去就在武家
棧三人任意取樂不必從前偷婿盜細之歡初時西門慶恐隣舍瞧破先到王婆家
坐一圓落後帶袖小厨兒從後門直入通夜停眠常三五夜不回家丟得家中大七
小七都歡喜歡喜雨月有子將沂端咀財節西門慶到王婆家坐下王婆連忙烹
了茶問道怎的這面日不過去看七太
西門慶道今日住寓街上走了走心中

道卦省六郊來看七王婆道他外潘媽一正在這孔待我去看七遂走過後門見如
人正倍和潘媽吃酒王婆進來彼此復坐同飲子几杯連忙手不服色去了婦人
就知西門慶來到一力攔撥他外起了身從新房中燒些香另擺些整酒肴濃雜飲
抹打扮娇樣迎自西門慶從後門過來掩口关到你在鄰家另猜上心合的了把奴
如妻不來歇採西門慶道這面日有些事今日往岳廟上与你置了味球翠衣服之
類因叫武安從布包內取出一件七把与婦人七七方才歡喜拜謝收了一面安放
裏兒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竟叫乾外買東西去了婦人道這有一菓整菜兒咱
且吃省因陪看西門慶臉兒相貼腮兒相壓并肩一處飲酒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只
見紅日当天忽被明云遮挂俄而大雨傾盆那王婆買了一平酒和菜蔬果品之類
遇這大雨就跌在人家簷下把衣裳都淋濕了少待雨慢了大步走來把酒肉放下
因向西門慶道大官人和大外子好上吃酒把我這衣服都淋濕了大官人得賠我
的西門慶道你就是个賴精婦人道乾外且吃杯熱酒罷那婆子陪看吃了三杯一
面走到厨下烘乾衣裳托鷄鵝果品擗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与婦人交杯盞殷
重吃美酒看兒壁上掛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彈套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
勿年粗李不得甚好西門慶遂取下琵琶來接婦人在怀看他輕解玉箏慢七彈在

金瓶梅
西門慶

佳声唱起西门庆听了喜的没处入肋一手搂过妇人粉颈表了个嘴有逆维知如
已有过段聪明妇人关道蒙官人抬奉今日与你百依百随过待休忘了奴西门庆
捧过香腮道怎肯忘了姐上雨个榻关逆更少倾脱下他一隻绣鞋内放一杯酒晃
吃鞋林要子二人吃到酒浓解衣上床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
门庆亦施淫合法打動两个颠鸾倒凤似鱼得水当日盘桓至晚西门庆出下九雨
良子遂目家主妇人除下等字闹上大门与王婆少吃而去

新刻金瓶梅奇書前部卷二
第七回 薛嫂说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话说西门庆家有个賣翠花的薛嫂兒來尋西门庆说姑玳安道俺不在藥舖礼和
傅二叔算賬哩薛嫂听说一直我在西门庆说道我有一件亲事要保中你老人家
的意西门庆道是堆家薛嫂道这就是前门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外子手礼有一分
好水金錫良子衣服许多不料他男人販布死在外边有一年多了身边只有一个
小叔他嫡亲姑外主張伯他嫁人这外子不上二五六歲生的長桃身材風流俊
俏百巧百能他外家姓孟排行三如就住在臭水巷又金彈一手好月琴西门庆听
说余彈月琴便可在心上一力攬他快去快說薛嫂道他这姑外家的是个財太家
人買上担礼物拿上正器緞子亲自由他再許他几兩良子雖是他外甲張四也攔
阻不得西门庆欢喜道明日就買礼往他姑外家去說舉薛嫂去了西门慶進來和
傅駁才算賬不提次日買了四盤美果一段屋頭西门慶騎馬跟伯小厮來楊
家門前薛嫂先進去說通近边一个財王要與大外子說親見在口外婆子便道
呀你如何不先來說一聲一面頭好茶一面道有請薛嫂先把盒担有人拾進去就
請西門慶來相見婆子挂布拐答拜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礼分賓主坐下薛嫂旁